

5. 基督徒傳統經常把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，與寫成文字的天主聖言相提並論。這點可見於信經內：我們宣認天主聖子「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，而成為人」，同時也相信同一的「聖神曾藉先知們發言。」梵二承自這古老傳統，認為「聖子的身體就是傳給我們的聖經」——正如聖安博（St. Ambrose, In Lucam, VI, 33）所主張的。梵二還清楚指出：「因為天主的言語，用人的言語表達出來，相似人的言語，恰像往昔天父的聖言，在取了人性孱弱身軀之後，酷似我人一般」（《啟示憲章》13）。

實在，聖經本身也是「血肉」、「文字」，是以特定的語言表達出來的，有它的文學和歷史形式，採用與某古代文化相關的概念，保存著事件的紀念，尤其是悲慘的事件。它的篇章經常充滿血腥暴力，迴響著人性的歡笑和淌流的眼淚，並且載有不幸者的哀禱和相愛者的愉悅。為了它這個「有血有肉」的特性，我們必須利用釋經學所提供的不同方法和取向，對它作歷史和文學上的分析。每個聖經讀者，即使是最單純的，都應對聖經經文有一個相當的知識，謹記天主聖言是以具體的話來表達的，它作出了如此遷就和調適，好能被人聽到和領悟。

這是個必要的任務：若拒絕這樣做，便會陷於基要主義，無異於否認天主聖言降生於歷史中，否認聖經內的話是以人的語言來表達，必須經過譯解、研究和領悟。拒絕這樣做，也會

忽略另一個事實，即天主的默感並不取代人類作者的歷史特色和固有個性。然而聖經也是永恆的天主聖言，為此也需要另一種理解，即那來自聖神的理解，揭示天主聖言在人間語言中所蘊藏的超性層面。

6. 為此我們必須借助「整個教會活的傳授」（《啟示憲章》12）和信德，好能對聖經有一致和圓滿的領悟。如果只停留在「文字」上，聖經只可算是個嚴肅的古代文獻，一個崇高的道德和文化記錄而已。假如我們排除了聖言降生的事實，便會淪為基要主義式的推諉，或一種含糊的唯靈論或唯心論。所以釋經學必須與靈修和神學傳統彼此牢固交融，以免把耶穌基督和聖經的天人一體性分割開來。

在這重新發現的和諧裡，基督的容貌將燦爛地照耀，協助我們發現另一個一致性，即聖經本身深厚和密切的統一，它的七十三卷書一起收在唯一的「正典」內，在天主與人唯一的對話中，在那唯一的救恩計劃裡。「天主在古時，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，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。但在這末期內，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」（希1:1-2）。這樣基督把他的光輝，從回顧的角度投射到救恩史的每個情節上，揭示它的一致性、意義和方向。

他就是那封印，是天主與祂的受造物在不同時間內所作對話的「阿耳法和敖默加」（默1:8），這對話都記載在聖經內。在這最後封印的光照下，梅瑟和眾先知的話獲得它們「圓滿的意義」，就如耶穌在那春天下午，由耶路撒冷走到厄瑪烏的路上，與克羅帕及他的同伴對話時所做的，「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，都給他們解釋了」（路24:27）。

⑪ 正因為天主的話在啟示的中心取了一個容貌，所以聖經知識的最終目的，「並非為了一個倫理抉擇，或者一個崇高的意念，而是接觸一個事件，與一位相遇，這會為生命帶來一個新領域，從而有一個決定性的方向」（本篤十六世，《天主是愛》通諭，1）。

III. 聖言的居所：教會

正如在舊約中，智慧在人間搭建了自己的居所，奠立於七根石柱上（見箴9:1），同樣天主聖言在新約中也有他的居所：這就是教會，以耶路撒冷母教會為典範，建立在伯多祿和宗徒們身上（見《教會憲章》13），今日它仍透過與伯多祿繼位者共融的主教們，繼續作天主聖言的保管者、宣講者和詮釋者。路加在宗徒大事錄中，描寫教會乃建基於四個支柱上：「他們專心聽取宗徒的訓誨，時常團聚，擘餅，祈禱」（宗2:42）。

7. 首先就是宗徒的訓誨（didaché），亦即宣講天主聖言。實在，保祿宗徒教導我們說：「信仰出於報道，報道出於基督的話」（羅10:17）。教會發出傳報者的聲音，向一切人作福音初傳（kérygma），即把耶穌在傳教之初所傳佈的，向世人作最初和基本的宣佈：「時期已滿，天主的國臨近了，你們悔改，信從福音罷！」（谷1:14）。宗徒們宣佈天主的國業已開始，即是說藉著耶穌的死而復活，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的決定性行動已展開了：「除他以外，無論憑誰，決無救援，因為在天下人間，沒有賜下別的名字，使我們賴以得救的」（宗4:12）。

基督信徒「以溫和、尊敬和純潔的良心」為這希望作見證，但同時也準備面對後果，甚至遭到拒絕和迫害所衝擊，深明「因行善而受苦，自然比作惡而受苦更好」（伯前3:16-17）。

教會內也迴響著教理講授的聲音：教理講授的目的，是要信友「藉助天主聖言，發展對於基督奧秘的理解，從而整個人被聖言所充滿」（若望保祿二世，《現時代的教理講授》宗座勸諭，20）。然而宣講的高峰就是彌撒中的講道，這為今日許多信友而言，仍是與天主聖言相遇的最重要時刻。司鐸在這行動中，應變身成為先知。實在，他應以深入淺出和實質的言詞，而不僅以權威來「傳佈天主在救恩史中的奇妙化工」（《禮儀憲章》，35）——先以清晰生動的方式宣讀禮儀所提供的經文——但更要在聽眾所生活的時空中落實其意義，令他們心中產生歸依和生活承諾的問號：「我們該作什麼？」（宗2:37）。

宣講、教理講授和彌撒講道，都必要有誦讀和領悟，講解和詮釋，及心靈的投入。如此，在宣講中我們完成兩重的行動。首先是對聖經經文及組成救恩史的事蹟和說話追本溯原，好能明白它們的意義和信息。其次是重回到目前，回到聽眾和讀者所生活的今天，時刻留在基督的光照下，因為他是使聖經保持一致的光耀嚮導。正如我們已提過的，這就是耶穌在耶路撒冷至厄瑪烏路上，與兩位門徒同行時所做的。這也是後來斐

理伯執事在耶路撒冷至迦薩路上，與厄提約丕雅的太監那很典型的對話中所作的：「你明白所誦讀的嗎？...若沒有人指教我，怎麼能夠？」（宗8:30-31）。宣講的目的，就是讓人與基督在聖事中圓滿相遇。這就是支撐著教會——聖言居所的第二個支柱。

8. 繼續就是擘餅。厄瑪烏的情景（見路24:13-35）再次成為一個典型，每日重演於我們的聖堂內：耶穌講完有關梅瑟和先知後，來到餐桌前擘開感恩祭的餅。這就是天主與祂的子民親密對話的時候，是藉基督寶血完成新盟約的行動（見路22:20），是聖言以自作犧牲的身體充當我們食糧的至高行動，是教會生活和使命的泉源和高峰。福音所記載的最後晚餐——基督祭獻的紀念——在感恩慶典的宣告中，透過呼求聖神祝聖，成為一個事件和聖事。為此，梵二以一段意義深長的話宣佈說：「教會常常尊敬聖經，如同尊敬主的聖體一樣，因為特別在聖禮儀中，教會不停地從天主聖言的筵席，及從基督聖體的筵席，取用生命之糧，而供給信友們」（《啟示憲章》，21）。所以，我們應把「聖道禮儀與聖祭禮儀」重新放置在信友生活的中心，這兩部分「彼此密切的結合在一起，形成一個敬禮行動」（《禮儀憲章》，56）。

9. 這聖言居所、教會的精神建築的第三個支柱，就是祈禱。誠如聖保祿所說的，這祈禱是「以聖詠、詩詞和屬神的歌曲」所組成（哥3:16）。在一切祈禱當中，時辰頌禱當然佔有一個特別的位置，它是教會最卓越的祈禱，按照每日和禮儀年的節奏而安排，尤其藉聖詠集給信友分送每日的精神食糧。除此之外，在一切團體舉行的聖道禮當中，教會傳統鼓勵我們做「聖言誦讀」（*Lectio divina*），這是在聖神內的祈禱氛圍中舉行的讀經，能為信友打開天主聖言的寶庫，造就他們與基督——生活的天主聖言相遇的機會。

「聖言誦讀」以誦讀經文（*lectio*）開始，引發人為了真正認識經文的實在內容而問：經文本身究竟想說些什麼？繼續便是默想（*meditatio*），人要問：這篇經文有什麼要對我們說？繼而來到祈禱（*oratio*）的環節，這時人要問：我們要對天主說些什麼以回應祂的話？然後再以默觀（*contemplatio*）作結束，在這時刻我們以來自天主的目光去判斷事物，並問說：天主要求我們作那個思想上、心靈上和生活中的歸依？

在祈禱氛圍中誦讀天主聖言的人的心目中，不其然浮現出聖母瑪利亞的形像，她「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，反覆思想」（路2:19；見路2:51）。這話按希臘原文的意思，即是說她在天主偉大的計劃中，找到了連結一切看似分離的事情、行動和事物的深層締結。又或如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一樣，在

耶穌腳前專心聆聽他的話，不為外間的煩務而操心，讓自己的自由空間用於那「更好的一分」，那是不應被奪去的（見路10:38-42）。

10. 我們來到支撐著教會——聖言居所的最後一個支柱：友愛共融（*koinonía*），亦即基督徒的愛德（*agápe*）。正如耶穌所說的，要成為他的兄弟姐妹，就必須作「聽了天主的話而實行的人」（路8:21）。真正的聆聽，就是服從和實踐，讓生命綻放正義與仁愛，依從先知的呼籲在生活和社會中作見證，時常把天主聖言和生活、信仰和正直、敬禮和社會服務，結合在一起。這正是耶穌由他著名的山中聖訓開始，多次反覆叮嚀的：「不是凡向我說：主啊！主啊！的人，就能進天國；而是那些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，纔能進天國」（瑪7:21）。這話彷彿迴響著依撒意亞所說的天主聖言：「這民族只在口上親近我，嘴唇上尊崇我，他們的心卻遠離我」（依29:13）。每當各地教會不忠於聆聽和服從天主聖言時，這些勸諭也成了針對他們而說的。

天主聖言在信友的面上和手中，應成為可見可讀的，正如聖大額我略所說的。他看到聖本篤及其他偉大的天主的人，見證著他們與天主和弟兄間的共融，令天主聖言成了生活。正直忠信的人，不僅「講解」聖經，更在眾人前以生活和實踐把

聖言「展示」出來。為此，善人的生活，好比一個活生生的誦讀天主聖言（*viva lectio, vita bonorum*）。金口聖若望早已注意到，當宗徒從他們遇到復活基督的加里肋亞山上下來時，並沒有像梅瑟那樣手持寫了字的石版：他們的生活本身在那一刻已變成一部生活的福音。

17 我們在聖言的居所內，也遇到其他教會和團體的兄弟姐妹，彼此間雖仍有分歧，但都與我們一樣尊敬和愛慕天主的聖言，這是一個初步和真實合一的開始和泉源，雖然這合一尚未達到圓滿。這聯繫應不斷以共用聖經譯本、推廣聖經、合一聖經祈禱、釋經對話、研究和比較不同聖經解釋、不同靈修傳統上的價值交流、在一個俗化世界中共同宣講和見證天主聖言等，予以強化。

IV. 聖言的道路：使命

「法律將出自熙雍，上主的話將出自耶路撒冷」（依2:3）。人格化的天主聖言由自己的家——聖殿中「出來」，走遍世界各處的街道，為了與追尋真理、正義與和平而展開世上旅程的各民族相遇。實在，在今日俗化的城市中，在它的大街小巷裡，雖然無信和冷漠的人似乎居多，善彷彿受制於惡，巴比倫像是打敗了耶路撒冷，然而那裡卻隱藏著一個渴想，一個希望的嫩芽，一個戰戰兢兢的期待。就如我們在亞毛斯先知書中讀到的：「看，那些日子一來臨，我必使饑餓臨於此地，不是對食物的饑餓，也不是對水的飢渴，而是對聽上主的話的饑渴」（亞8:11）。教會的福傳使命，正是要回應這個饑渴。

18 復活的基督也向蹣跚的宗徒呼籲，要他們離開受保護的領域：「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，...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」（瑪28:19-20）。整部聖經都充斥著這樣的呼籲，叫人「不要緘默」、「要大聲疾呼」、「要宣告這話，不論合時或不合時」，要作打破冷漠緘默的守衛等。在我們面前敞開的大路，不僅是聖保祿或初期福傳者所走過的，也是所有步他們後塵的傳教士，為走向遠方的民族而走過的。